

细细分辨，哪个人的生活不是由秘密和谎言堆积而成的？但是，巧妙地度过一生有何意义？不过是辗转腾挪的生存技巧，技巧越高辗转腾挪得越好就离真相和本质越远。我宁愿选择笨拙地度过一生。

——《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

每个人都孤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柔软》

大家顶着爱这个词，其实干尽了人间丑事。

——《她说》

我知道我终将老去，没有人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你的爱情也不能。我将从现在起衰老下去，开始是悄无声息地，然后是大张旗鼓地，直到有一天你看到我会感到惊讶——你爱的人也会变成另一个模样。

——《悲观主义的花朵》

我曾经一事无成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一次我认了输，我低头耷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攫取一点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

——《恋爱的犀牛》

有一件疯狂的小事，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做爱情。

——《琥珀》

上架建议：文学 | 作品集

上架建议：文学 | 作品集

ISBN 978-7-5086-3064-9



9 787508 630649 >

定价：29.80 元

1999  
《恋爱的犀牛》  
Rhinoceros in Love

2007  
《艳遇》  
An Exotic Encounter

2005  
《生死劫》  
Stolen Life

2006  
《魔山》  
Iccream Mountain

2003  
《悲观主义的花朵》  
Pessimist's Bouquet



2005  
《琥珀》  
Amber

2010  
《柔软》  
Soft

2002  
《像鸡毛一样飞》  
Chicken Poets

# 目录

## CONTENTS

序 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 /\_009

### 第一部分

#### 她说（谈话录）

引子：我爱过的男孩们都已老了 /\_016

1. 当我们谈论爱时，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种东西 /\_022

——关于爱

2. 每个人都是惊世骇俗的 /\_036

——关于人或者自我

3. 痛苦和欢乐是一张纸的两面，这张纸就是生活 /\_046

——关于痛苦或者生命

4. 我不是正经人，我是个严肃的人 /\_060

——关于喜好和厌恶

5. 作为完美主义者，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 /\_074

——关于时代与世界

6. 每个人都孤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  
稀罕，稀罕的是遇了解 /\_088

——关于年轻和孤独

7. 你是个任性的孩子 /\_104

——关于孩子

8. 创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 /\_118

——关于创作与作品

## 第二部分

### 她写（经典台词）

1. 悲观主义的花朵 /\_144

引子：生命不息，恋爱不止

2. 琥珀 /\_194

引子：因为你，我害怕死去

3. 恋爱的犀牛 /\_222

引子：关于《恋爱的犀牛》的几点想法

4. 柔软 /\_244

引子：作为完美主义者，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

像我 /  
这样笨拙地  
生活 /

PREFACE



## 序

# 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

我的问题是，我知道自己笨，但没有人相信我笨。我的笨不是脑袋不够用不好使，而是在竖着“容易”和“艰难”两个路牌的十字路口，我永远选择“艰难”的那一边。在从大到小，数不胜数的选择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干，一路这样沿着“艰难”的路牌走了过来。

“我从来不屑于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在《悲观主义的花朵》里我写过这种豪言壮语，也算是实情。年轻时胡闹，谈不靠谱的恋爱，辞职，写剧本，做没人看的话剧，和没人看好的愤青结婚，这些在当时都不是明智的选择，而是不计后果的任性。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些能预知的，经过权衡和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要的不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而奇迹，是不会在容易的道路上绽放的。也许，在所有不被看好，无人尝试的错误的选择背后，会有不曾见到的可能，不曾设计的未知。未知让人恐惧，引人好奇，也因此证明你的勇气，成就你的自信。在每个死胡同的尽头，都有另一个维度的天空，在无路可走时迫使你腾空而起，那就是奇迹啦。

“我曾经一事无成，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一次我认输了，我低头耷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攫取一点儿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恋爱的犀牛》里所描述的一己的勇敢，那是一个人年轻时唯一拥有的东西。在一次次的错误中成长，将所有看似错误的选择最终引导向正确的结果。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

年轻时，写过很多蛊惑他人，也蛊惑自己的台词，比如：“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只要你有足够大的愿望，你就是不可战胜的！”当然，你也知道，上天不会厚待任何人，无论是你，还是我，痛苦、困惑和艰辛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回避，躲闪，辗转腾挪都毫无作用，既然来的总是要来，迎着刀锋而上恐怕是最好的选择，起码节约时间。上天当然不会厚待你，但自己可以成就自己。

我这种以“试错”的方式来确定的人生，丰富多彩，但很难向人推荐。那些台词依然每天在舞台上，在观众席里回荡，它们鼓励了和我一样的人，也会造成他们的困惑。我的一位女演员有一次对我说：“我不是那种女文青，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要过正常的生活，我怎么才能让那些男人明白？”我回答了，尖刻无比：“那就不要摆出一份女文青的架势，你脸上就写着：来伤害我吧，我不在意，我等着痛苦成长呢。去掉这个表情，那些人就会躲开你了。”她满脸迟疑地看着我，仍然是一副标准的女文青表情。我不知道文艺青年什么时候成了贬义词，对我来说，它既不好，也不坏，它不过是一个过程，一种处于困惑中的生命状态，一个人有太多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需要协调，那种困惑而执拗的表情必然会占据他的脸，不过那也不无魅力，总好过一张麻木不仁的脸。

喜欢有创造力的、有激情、不囿于成见的自由生活。如果什么有

利于这样的生活我就赞成，反之，我就反对，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时髦观念。我反对伪善，谎言，媚俗，狭隘，平庸，装腔作势，一团和气，不相信任何人制定的生活准则和幸福模式。不管世界给没给你这种机会，我相信人都可以坚持为自己为他人创造自由的生活。

在我的新戏《柔软》里有个易装癖的时装设计师，在舞台上男扮女装，调侃观众：“人生是没的选择的，我的命运便是一星期做两个小时的女人，可是，我比你们幸运，我的人生里至少有两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你们难道不偷偷地渴望能有这样的两个小时，卸下你们的面具，摆脱所谓的成功和正常，为所欲为，做一个真的自己，或者做一个幻想中的自己？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们真可怜！”这个角色的原型是我的一位朋友，樊其辉，现实中也是一名著名的设计师，但宁愿称自己为“女裁缝”。有几年时间里，他每周二在三里屯的“法雨”化身为歌女“碧浪达”，享受他生命里自由的两个小时。我一直喜欢他和他的歌声，还有他那些尖刻辛酸的笑话，他是有勇气把生命坦露给你看的人，流着眼泪还自嘲地笑着。在舞台上他一直笑到最后，但现实中真实的结局，却是他在《柔软》新闻发布会的前两天，在家中自杀身亡。据说他死得非常坚决，尝试了很多次，直到成功。这突然的消息，对当时剧组的所有人都是可怕的打击，生命真的很沉重，也很脆弱，不是一个乐观的态度和几句自嘲的笑话能交代得过去的。自由，不是不能获得，但需要万分的坚强和一点点运气。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细细分辨，哪个人的生活不是由秘密和谎言堆积而成的？但是，巧妙地度过一生有何意义？不过是辗转腾挪的生存技巧，技巧越高辗转腾挪得越好就离真相和本质越远。我宁愿选择笨拙地度过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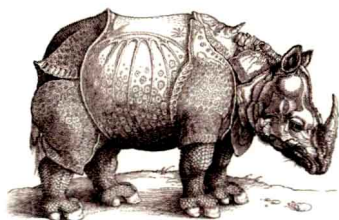
廖一梅

2011年春



# 第一部分

# PART I



SHE SAID

她说

谈话录



SHE  
SAID  
她/说

谈话录





引子

# 我爱过\_的 男孩们 都\_已老了

有那么几年，我常常在出租车里听到何勇的《钟鼓楼》：“我的家住在二环路的里边……”那好像是《话说北京》栏目的片头曲，摇滚圈著名坏小子何勇的成名曲被出租车司机们听熟了头几句，但他们不知道后面唱了些什么，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不知道他曾经的天才的表现欲，不知道他写过“我的舌尖就是美味佳肴，任你品尝”，不知道只要是他出现的场合观众便要疯狂起来乱作一团，不知道他后来不再唱歌说不想被人利用，不知道他后来得了抑郁症差点烧了家里的房子，不知道他进了医院，不知道他因为吃药而发胖……

我看着身边一个个叛逆少年变成温和的中年人，在街头大声唱歌的人现在安静地坐在桌角，我那曾经是著名愤青的丈夫，在毕业后还被学校给了记过处分，被师长们视为捣蛋分子，现在却稳重、宽容，是受人尊敬的导演，被人称为“老师”，懂得以有效的方式坚持自我。

现代社会把庸俗生活变成制度，变成时尚，变成广告牌上的美丽画片，我们都曾是不想遵守这个制度的人，但我们已倦于叫喊。

窦唯烧车的事，勾起了我丈夫的愤青情结，把手里的报纸晃得哗哗响，大声地宣称：“音乐圈的人组织签名声援了吗？为什么不？”现在不再有愤青了，大家都很冷静理智地谈论一个人的不理智，崔健发表的声明是经过律师修改的，措辞十分主流，何勇也是。关于这件事大家谈论得太多，我不必再说什么了。

我们都喜欢窦唯，关于他的记忆与我们那热烈的青春有关，那个热爱摇滚、热爱激情、热爱梦想的时代，很多次不买门票混进酒吧，买不起一杯水依然狂欢到深夜。窦唯唱歌、打鼓，那一份对自己的专注一直是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还有一种北京男孩特有的清高和不驯。“黑豹”时期的歌人人会唱，后来的《黑梦》也是人手一盘。

2000年，我给孟京辉写了电影剧本《像鸡毛一样飞》，那是一个关于诗人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我们都曾经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面对周遭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不适和无能为力，不知道该固守自我，还是审时度势，站在永远的风口浪尖。电影剧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修改，和一个个投资人交涉。当时一个风头正劲的外国制片人在和我们工作了一个冬天之后，要我们做出选择：或者按照他的意思再写一稿，或者另换一个题材。我和孟京辉考虑了两天，给了他一个他没有想到的回答：既不再写，也不换题材，再见。对于要拍这样一部电影的人，这应该是一个诚实的选择吧。对他说“再见”，可能是这个制片人到中国后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他还特意请我们吃饭，希望再聊聊。饭桌上是尴尬的沉默，沉默地吃，沉默地分手。

2001年夏天，《像鸡毛一样飞》终于找到一个不要求我们作任何修改的投资人。孟京辉忙着物色演员。没有一个演员得到大家百分之百的认同，剧组讨论了很多天，不记得是谁提起窦唯，大家忽然豁然开朗——没有谁比窦唯更符合这个诗人的形象了。那时候，他已经离掉了那场著名的婚姻，泼过香港记者可乐，被告上法庭但拒绝道歉。他不再唱歌，他越来越沉默，“不一定”乐队在演出，我常常在下午看到他在后海的酒吧前浇花。



在一个傍晚，我们在后海找到窦唯，在紧挨银锭桥的一处桌边坐下，我给他讲《像鸡毛一样飞》的故事，孟京辉给他讲他的设想。他一直听着，一直沉默，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我们只说想请他作曲，他说他和“不一定”正要在全国的高校巡回演出，不知道时间可不可以。我们约好再联络，我和孟京辉都没有提希望他能演出的事，他的样子让我们觉得对他对我们这都是一件太难的事。

最终，出于可操作性，我们还是决定选择一个职业演员来担任男主角，我们选择了陈建斌。因为片中涉及一段戏仿的歌舞段落需要先期录音，同样出于可操作性，我们请了我们影片的录音师，“清醒”乐队的张阳担任作曲。窦唯没有再打过电话，我们也没有打，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没有表示什么，应该是兴趣不大。

影片已经要公映的时候，一天我偶然走过后海边的酒吧，窦唯从对面走来，在下班拥挤的人潮中，我们一晃而过，我疾步向前走，有人在后面叫我，窦唯从后面追了回来，问道：“你们想让我作曲的那部电影怎么样了？”我当时的尴尬和不好意思是难以形容的，他不吭声，他沉默，他没打电话，但他并不是不感兴趣，他在等着呢！我语无伦次地回答了他，说电影已经要公映了，我甚至没向他道歉，也没请他看电影，我忽然变得像他一样不善言辞，我匆忙逃掉了。